

# “还在乎几点钟吗？”

文/杨葵

小时候听过个故事，说有位青年乘火车去新疆，那时火车没现在这么快，到乌鲁木齐大约是三天四夜，或者是三夜四天，总之极漫长。一出嘉峪关，火车很快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，不见人烟，窗外景象极尽单调乏味之能事。青年看久了，受不了那份单调，终于神经错乱跳车自杀。

我赴滇西北怒江一带旅行，临行前找来地图研究路径，惊恐地发现，那一带貌似与新疆戈壁一样人烟稀少。从地图上看，很少有代表城镇的红色圆圈符号，只有一蓝一红两条细线执著地相互纠缠着，无情地向北延伸，一伸几百公里。蓝线是怒江，红线是我要走的公路。

突然脑海里就浮现出久违了的那青年的故事。我暗暗告诫自己得坚强些，即便不致生出轻生的念头，就是因此落下个忧郁症，也够丢人的。

昆明向西，六百公里，始见怒江。江水涛涛，泥沙俱下。我们的车开始转向北方，踏上那几百公里的恐怖长途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确实单调。公路左边是绵延上千里的高黎贡山，右边是流淌了千万年都快流成化石了的怒江。如此前行几个小时，窗外景象也会生出些变化，不过所谓变化，只是因为过了座桥，所以怒江换到左边，而山，自然就被置换到了右边。除此以外呢？人是难得一见的，目光能及的范围之内，永远就那几样东西，山、水、雨、云、土、石、草……

第一天还好，在城市呆久了，

猛然落到山水之间，有种说不出的爽快。时间一长，这种爽快就变了味儿。车子始终在颠簸，车里的同伴始终昏昏欲睡，一整天下来，找个旅馆，第二天再上路，还是没完没了的山、水、雨、云、土、石、草……

恍惚有种什么都慢下来的错觉，车速慢了，窗外物体掠过的速度慢了，最要命的是，脑子也慢了，像没上足弦的老钟，钟摆频率越来越缓。

就在此时，突然生出奇怪的联想。山、水、云、雨、土、石、草……这不就是我平时常用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字根么？“土土二千十寸雨，大犬三羊古石厂，工戈草头右框七”，我整天跟它们打交道啊，而之所以称之为字根，就是因为所有汉字，无不由这些内容所组成。

由此便又有遐想——老祖宗造字时，身边的世界是简单的，天然的，他们首先要为贴身的、与自己最为亲近的东西命名，于是首先就有了山、水、云、雨、土、石、草、犬、羊、竹、禾、目、日、虫、川、田……它们的笔画一律那样少，却又是那样精，别小看它们，它们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根本元素。后来世界日益复杂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，要认知世界、描述世界，字越造越多，也就越来越复杂，最早的那些字就成了偏旁。偏旁加偏旁，偏旁再加新造出的偏旁，如此循环往复排列组合，才有了如今这许多汉字。

如此说来，从城市到乡村有点删繁就简的意思。城市里的东

西都是偏旁加偏旁那种，建筑、汽车、污染之类，而到了乡村，山、水、云、雨、土、石、草……是些根本，这是世界的源泉。不是有寻根一说么？这也算是一种寻根吧。

想到这里，我在山水间怡然自得，看山峰，看流水，看天上飘过的云。山峰其实变幻无穷，有的坡势陡，有的坡势缓；流水其实变幻无穷，有时汹涌澎湃，有时静若处子；天上飘过的云其实变幻无穷，有时迅疾如游龙，有时悠闲如老僧。细察之下，竟是其乐无穷，单调二字无从讲起。想想那位远赴新疆的青年，可惜他没发现这些，戈壁跟戈壁也不一样吧？

回北京后读闲书，读到艾柯的《带着鲑鱼去旅行》，书里有篇文章叫“还在乎几点钟吗？”艾柯说他看到一种怀表，价值十亿里拉。这么昂贵的道理是，“它共有三十三种功能，可以知道日期、星期、月份、年份、十年、世纪，每一年在闰年周期中的位置，换算成日光节约时间的小时、分钟、秒钟，所挑选时区里的小时、分钟、秒钟、气温、恒星时间、月亮周期、日出与日落的时辰、真太阳时与平均太阳时的时差、太阳在黄道的位置……还不说欣赏完整律动的星图，感受宇宙无垠带来的那份震撼，或启动各式各样的计时表、计距表的按钮，或决定我大可放心仰仗可靠的内装闹钟小睡片刻……”

详细描述完所有这一切功能，艾柯近似残酷地问道：但这又是何必？■



悠画/老树

# 看黄山的脸色

文/余斌

山上气候的变化总是大于平地，我们常说哪里哪里的天气像小儿的脸，说变就变。你上黄山去看看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。当地人讲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这里两百多天都是阴雨天气。也就是说，大多数时候，黄山都挂着脸。

以此推论，通常情况下，上黄山，我们不过是去看黄山的脸色。这里面颇多耳食之言的误导：去过的人这个说他看到了日出，那个说他见到了云海，黄山没给好脸色看的那些游客多半捏鼻子不吭声——谁也不喜欢吹嘘自家如何走麦城。上黄山，谁都奔着日出、云海去。这差不多等于要让黄山天天陪笑脸，黄山却哪来这等好脾气？

我有三上黄山的经历，只有一次，算是看到了云海。八三年暑假将尽时第一次上黄山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凌晨三四点钟爬起来，山道上络绎走着看日出的人，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缭乱，脚步杂沓之间是空山里被放大的说话声。

看到云海的兴奋就不必说了，反正后来多次在飞机上看到云海，都没有那次放眼攀登在云海如同同座座岛屿的画面来得生动。只是云层太厚，没有看到日出。这令我存下一念，要再登黄山，好比一幅画还差最后一笔，将日出那一笔给补上，才算功德圆满。哪知道那次看云海，已经是黄

山给我的最大的面子了。

九二年再上黄山。观日出须天气晴好，皖南山区，冬天里常常是云遮雾罩，我图的是淡季里人少，在上面多住几日，老天总会赏个脸吧？喜的是到温泉的那一天，阳光普照，冬日的晴空，有一种特别的澄澈。大大失策的是，花了一天去逛新开发的翡翠谷，也许就是这一天之差，待上山时，黄山已然“面目全非”。时有雨雾飘来，大片的凉湿似乎就在身前身后游弋，李白所谓“山从人面起，云傍马头生”，也就仿佛这样吧？到开阔处欲纵目眺望之时，就见得云雾的可恶：不是所谓“山色有无中”，是那些峭拔的笋峰整个消失了，——最原本意义上的“遮蔽”，满目是混沌的灰白。在山上的几日，黄山就这么紧锁眉头，不要说日出，云海也不得一见。我们好像是登门拜访吃了闭门羹，待弹尽粮绝，打道回府也是唯一的选择了。

不会运气总那么差吧？又过若干年，春天，再上黄山。这次上山之前就是春雨潺潺，但人的一厢情愿是什么也挡不住的：不是说山上的天气变幻无常吗？安知转天不会笑脸迎人呢？没想到接连几天，终日大雾弥漫，走在道上，视线不出十米开外，距离稍远则一树一石都成影影绰绰的剪影。

我们困在北海的宾馆里，时

不时出去打探老天的消息，或者干脆往观景的地点去碰运气。大多数时候，是雾里来雾里去。倘云雾可视为一体，你尽可将其美化云为“云中漫步”。但我一口咬定云是云，雾是雾。我不知道“云”和“雾”该怎么下定义，兀自与人乱辩，说雾是弥漫性的，不成形，至多是朦胧的大团，甚至下到地面的，每每欺上身来，有一份不招自来的狭隘，云则可以清晰的轮廓，可以如地毯般地铺展开，却是不得近身的，只可远观。有次到西海，当真是云开雾散了，一座座笋峰撩开面纱，有种特别的水灵润泽的清晰，峰上的一棵棵树仿佛也看得真切。然而只几分钟工夫，大团的浓雾袭来，一切的一切，又皆掩去，恍如一梦。这时候才体会到，我们对黄山的态度，简直称得上低三下四：原本奔着日出云海而来，此时已再无奢望，——不过是敷衍式的偶露一面，我们就已感激不尽了。算来山上数日，就是等候招见的状态，那边厢则好似“郑重姿容昼掩门”，矜持到不能再矜持。

两度败兴而返，再遇有人兴兴头头要上黄山，我便不再渲染云海日出之类，倒要打起预防针来：要有看脸色的心理准备，——黄山嘛，谱大得很啊。■

# “北斗星”的味觉记忆

文/张伟劼

前不久有在墨西哥访问的友人发来消息说：北斗星倒闭了。我只当他在说那个国产“北斗星”导航系统，片刻后才想起来，友人出行前曾让我推荐墨西哥城好吃的中餐馆，我首先推荐的就是“北斗星”餐厅。从墨西哥访学回来已逾三载，我记忆中的“北斗星”的印象已渐渐淡去，一如在其间经历的数次欢聚。

“北斗星”开在墨西哥城中一个偏僻的街角，店面不大，进门一眼就能望到后厨，七八张条形餐桌已就将就餐区挤得满满。餐厅的装修是极为寒碜的，这不是“极简主义”，也非文人式的素雅，若以一个字来概括这种风格，那就是“土”。我记不得墙上都挂着些什么了，也许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油烟熏出来的黑灰色。菜单是用圆珠笔写在白纸上装订成册的，菜价不算贵，食客也都会按墨西哥的规矩留一笔小费。经营餐馆的是一对来自中国河北的夫妻，男人下厨，女人搭把手，兼管端菜和收钱。据说为了保持食材的地道，很多原料都坚持从国内进。这一点是“北斗星”菜式正宗的保证。在墨西哥城任何一家中餐馆都吃不到像“北斗星”这般正宗的中国味道，这是中国食客们公认的。我们甚至怀疑，这小两口儿从国内进来的原料里，是不是还有地沟油——不然怎能如此强烈地勾起我们这些异乡人的味觉记忆？

“北斗星”并不是每天都开门营业，光顾这家店的也是中国人居多。在墨西哥城众多的中餐馆里，它是

最另类的，也是最正宗的。我在国外所见的中餐馆，往往从装修布置到菜单菜式都是程式化的：象征性地吊几个红灯笼或六角宫灯，墙上挂几幅绘有青松仙鹤的中国画，角落里摆上关公像，就算是具备中国元素了；菜肴基本上都是根据当地人口味“改良”过的中国菜，饺子是必须有的，糖醋里脊和宫保鸡丁是招牌，炒得半生不熟的三鲜炒饭更适合西方人的口和胃。有的中餐馆还提供寿司或天妇罗，以彰显东亚特色。“北斗星”无视所有这些程式，它的经营理念或许只在于：让食客像坐在中国本土的一家家常菜馆里那样吃到中国菜。

于是乎，在“北斗星”尝不到中国味与墨西哥味的交融，有的只是鲁菜、川菜、淮扬菜和粤菜的交融。厚重的油焖茄子，保证在墨西哥城的其他任何一个角落都尝不到；爽口的凉拌鱼皮，或许可以冠绝整个美洲大陆了。“北斗星”的每道菜似乎都隐藏着一把味觉钥匙，可以在触动舌尖时打开我们关于中国味道的所有回忆。这家其貌不扬的小餐馆简直成了中国味道的驻墨西哥大使馆——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国同胞在这里开怀畅聊，曾在中国生活过的墨西哥人在这里找回怀念已久的甜香辣鲜。我相信文化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翻译“改良”的，也不能缩减成几个固定的程式，“北斗星”的存在不仅是在墨华人的口福，也是墨西哥城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明证。可惜它已经不在了。■